

血祭

ZHONGRIWUHANDAHUIZHAN

中日武汉大会战

张洪涛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血祭

中日武汉大会战

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最为疯狂的战略进攻，在武汉会战后便戛然而止。此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队倾其主力，以百万之师与日军 40 万主力纵横厮杀于大别山麓、长江两岸，华中狼烟四起，战争悲壮惨烈。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大、战果最丰、陆海空三军唯一共同御敌的一次空前大血战。

继《国殇》热销全国后

军史作家 **张洪涛** 再推正面战场抗战新作

责任编辑 姜兰萍
封面设计 

ISBN 978-7-206-05580-5



9 787206 055805 >

定价：35.00 元

血 祭 —— 中日武汉大会战

XUEJI ZHONGRIWUHANDAHUIZHAN

张洪涛◎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祭:中日武汉大会战/张洪涛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7-206-05580-5

I. 血…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110 号

血祭——中日武汉大会战

著 者:张洪涛

责任编辑:吴兰萍

封面设计:名晓设计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吉林省金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mm×650mm 1/16

印 张:21.25 字数:3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580-5

版 次: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2005年,《国殇》出版后强烈的市场反响很出乎我的意外,一年里加印十余次更是始料未及。这年月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像《国殇》这样的大部头。在此,我感谢那些关注、支持《国殇》的媒体、史学家和热心的读者。

《国殇》是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战略防御阶段数十场战役的纪实描述,场面虽然宏大,却难以深入。一本书的篇幅毕竟有限,要想酣畅淋漓地感受一次大战,感受政治家的纵横捭阖、将领的运筹帷幄,感受中国抗战的悲壮、惨烈,就有些力所不及了。这也是《国殇》美中不足、留给我的遗憾。

今年正值武汉会战70周年,我有了推出本书的冲动。如果说《国殇》带给读者的是一幅场景博大的抗战画卷,那本书则更似一幅细腻的油画,更强调真相和细节。我很希望读者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多、堪称决战的武汉会战。

1938年,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策应下,承担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倾其主力,以百万之师与四十万侵华日军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浴血厮杀。尸山血海、忠勇无畏,使日军太阳旗失去了光芒,雪亮的战刀顿挫于长江两岸青山碧水间。

70年过去了,流逝的岁月早已荡去了那场战争的烟云。但青山幽谷、大江两岸,仍然时时传出声嘶力竭的“冲啊!”“杀啊!”的叫喊声,那是早已献出了生命的亡灵们仍在做着你死我活的较量。也许他们还想拼出个高低胜负,也许他们仍沉浸在驰骋疆场的英雄梦里,可这世界,却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个极偶然的的机会,我涉足到这段浸透鲜血、与二战中任何一次大战相比都不逊色的悲壮史河中。激动、好奇使我想深知这场融政治、军事、外交于一体的中日两军最大规模的战役,想揭开这期间错综复杂的全方位较量的矛盾内幕。我一陷就是两年,且颇有一发而不可收之感。

寒来暑往,两载匆匆。研究愈深入,触角愈伸展,竟觉兴味愈浓厚。只是在



品味这陈年旧酿时，一丝苦涩、困惑也伴随而来。这并非来自这段历史的悲壮、惨烈，而是封裹这段历史的厚厚的尘埃。

武汉会战，究竟有多少人知晓？又有几人研究呢？

一些军界朋友聚首，其中不乏硕士、学士，研究军史者亦有之，且侃起天下大事，几无他人置喙之机。偶然问及：“可知武汉会战？”

众多摇头，偶有知者也多为皮毛之解，这使我先吃一惊，不胜感叹！

不久前，一位就读国内名牌大学历史系学子来访。原以为历史、战史相通，旧话重提。竟是愕然摇头，且反唇曰：“战争史是你们军人的话题。很少涉猎。”

对此，我并不太惊奇，只是失望与疑窦陡然大增。为此，专门走访了几个研究历史的文人儒士，再问：“武汉会战该作何评价？”

文人到底含蓄，答曰：“作用甚大，具体不详。”

失望中百思难解，疑惑中心境难平。

武汉会战，是中日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虽然斯大林格勒战役以苏联胜利而扬名，但武汉会战对于扭转中国抗战乃至远东战局，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中国人常说“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但武汉之败（事实上，某些方面可以胜作结论），却没能“欣然”起来。长期以来，专家们对这场大战贬多于褒，甚至被打入冷宫，任由尘埃封埋，令人惋惜。

我无意为这段历史争些什么，这也绝非我所能为。只是当我踏上战争被地，看着人们站在已被踏平、生长着茂盛野草的坟前，或听到那些侥幸能拾到一顶充满锈渍的钢盔及风雨锈蚀的枪械的幸运者发出的好奇问询声，我总感到该揭开这段不该是秘密的秘密。尤其从那昔日征战此地的老军人或他们的后人表情复杂的脸上，我更感到了一阵阵的冲动，一种想要揭开这段秘密的冲动。

就这样，我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血祭”。

作者

2008年元月·北京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燃烧的大地 / 1

- ◎千里哀兵 / 1
- ◎蒋介石断言“日本危矣” / 4
- ◎杂牌军也能创造奇迹 / 8
- ◎台儿庄的欢呼震动武汉 / 12
- ◎薛岳受命出黄山 / 15
- ◎蒋介石亲自部署兰封会战 / 19
- ◎“中国通”土肥原拿桂永清开了刀 / 24
- ◎薛岳首遭奇耻大辱 / 28
- ◎武汉,蒋介石大骂程潜“滑头” / 31
- ◎花园口:黄河在怒吼 / 35
- ◎中日战火未熄,舌战又起 / 40

第二章 武汉大章 / 47

- ◎武汉,国共合作的蜜月 / 47
- ◎蒋介石心中有“心” / 53
- ◎陈诚向何应钦发难 / 60
- ◎马垵失守,令蒋介石震惊 / 64
- ◎蒋介石:守武汉,但不能战于武汉 / 67

- ◎英国女记者为伤兵落泪 / 70
- ◎东湖,李宗仁会友论天下 / 73
- ◎史迪威眼中的中国抗战 / 78
- ◎武汉阅马场,百万人次大献金 / 83

第三章 东京铁血 / 89

- ◎天皇裕仁的失落 / 89
- ◎内阁换血,近卫首相避风浪 / 93
- ◎充满激流的东京政坛 / 98
- ◎一事无成的外相宇垣 / 101
- ◎日本陆、海军“窝里斗” / 103
- ◎皇官议政厅,决定未来命运的御前会议 / 104
- ◎闲院宫载仁亲王说:中国值得一赌! / 107
- ◎日军大本营下令:会攻武汉 / 110

第四章 长江挽歌 / 113

- ◎关键时刻,希特勒抛弃蒋介石 / 113
- ◎大战将至,要塞司令却忙于办“大学” / 119
- ◎酒会上闻知阵地失守 / 122
- ◎海军成了陆军 / 127
- ◎中国军队的悲哀 / 131
- ◎连失长江天险,蒋介石震怒 / 134

第五章 中国鹰魂 / 137

- ◎中国天空的呼唤 / 138
- ◎一鸣震天 / 140
- ◎疯狂的“八一四”之夜 / 144
- ◎日报惊呼:中国已非昔日支那 / 149

- ◎悲壮的陨落 / 152
- ◎蒋介石致函斯大林：飞机需要之急，无可与比 / 154
- ◎日本“空中霸王”铄羽中国天空 / 157
- ◎血色红云，飘荡在武汉天空 / 160
- ◎归德前线，日本空军下战表 / 164
- ◎武汉，中日长空大血战 / 167
- ◎洋人“志愿军” / 173

第六章 骄兵折戟 / 179

- ◎远东炮火震动克里姆林宫 / 179
- ◎蒋介石兴奋地说：“形势终于要变了” / 184
- ◎日本朝鲜驻屯军也想插手东北 / 187
- ◎东京，错综复杂的幕后大较量 / 191
- ◎混乱中爆发的战火 / 194
- ◎重光葵预演七年后的屈辱使命 / 199
- ◎胜中言和，蒋介石美梦破灭 / 202

第七章 血肉与钢铁的较量 / 207

- ◎国军大调动，蒋介石惊出一身冷汗 / 207
- ◎九江前线，张发奎被蒋介石越级撤职 / 210
- ◎金官桥血战，“商販师团”首次兵败 / 215
- ◎冈村宁次亲赴九江前线 / 219
- ◎飘动的幽灵 / 225
- ◎“小诸葛”失算 / 229
- ◎“钢头”孙连仲的难处 / 234
- ◎富金山，宋希濂为 36 师落泪 / 237
- ◎反击！反击！ / 244
- ◎失落的要塞 / 248





第八章 万家岭大捷 / 261

- ◎领袖的私情 / 261
- ◎艰难时刻,毛泽东没忘蒋介石 / 264
- ◎大军飞调万家岭 / 270
- ◎天皇震怒:必须救出 106 师团 / 275
- ◎南京伸出的一只手 / 280
- ◎万家岭,武士挽歌在悲鸣 / 284
- ◎奇迹与失败只差一步 / 291

第九章 武汉震颤 / 299

- ◎胡宗南不买李宗仁的账 / 299
- ◎军法并非都如山 / 304
- ◎大亚湾悲歌 / 307
- ◎广州,不设防的城市 / 312
- ◎日军争功令数十万国军死里逃生 / 317
- ◎蒋介石宣布:放弃武汉 / 323
- ◎不是结局的结局 / 328

第一章 燃烧的大地

千里哀兵

1938年六月初的一个傍晚，燃烧了一天的太阳垂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落日的余晖烧红了辽阔的豫西大地。静谧的原野、青翠的山冈、宁静的河流，构成了一幅秀美的田园景色。

转眼间，一阵车鸣马嘶、轰轰隆隆，这一中原美景被打破了。公路上、田野里、山坡上，到处是一队队、一坨坨黄乎乎、灰扑扑的军队，蜿蜒地迎着太阳，向西退去。这是一支一眼望去便知吃了败仗的队伍，没了队形，没了生气，耷拉胸前的脑袋沉重得抬不起来，往日那种赳赳威武的劲头早已没了踪影。枪在他们手中似乎也成了一种多余的负担，背着的、扛着的、挎着的，姿态各异。褴褛不整的军装上满是泥土、血渍，使沉闷中更显出万般疲惫。往来车辆卷起的尘土吞没了三三两两的兵士。却没人躲闪，只是麻木地向前挪动着。整个队伍中弥漫着一股令人沮丧的沉沉死气。

豫西广袤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涌动着这股溃败的潮水。

一辆沾满泥土的德制吉普车，在简易的土质公路上颠簸着。车后座上，国民党第一战区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将军蜷缩在车的一侧，呆呆地望着车外潮水般滚动的溃兵，心里苦涩，颇不是滋味。夕阳下，被落日染成一片金黄的平原在他眼底只留下一抹淡淡的背景，并未给他那颗伤痛的心以多少慰藉。

车子缓缓地行进着，薛岳仍是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一旁的副官看上去有些坐不住了。今天一上路，薛岳情绪就极低，副官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可一时也找不到恰当的话来排解他那颗被痛苦、愤懑紧紧缠绕的心。现在，见薛岳还是打



薛岳，字伯陵，广东人，陆军一级上将。武汉会战前，曾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屡立战功。素有“外战内行”之称，是国民党军中抗战名将。



程潜（字颂云），湖南人，陆军一级上将。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初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参加了兰封会战、徐州会战，在山东配合友军取得台儿庄大捷。

不起精神，副官忍不住找话。

“司令，豫西的千里平原也是蛮美的啊。这儿虽比不上咱们广东山水秀丽，可平坦开阔，一眼望不到头，倒是很有些壮美的味道。”

沉默。

“常听人说河南十年九荒，真让人弄不明白，这么平坦肥沃的土地为什么不是一片富裕的粮仓？”

还是沉默。

副官有些尴尬。以往薛岳可不是这样。别看打起仗来他凶得像只恶虎，谁要是出了点儿差错，他恨不得吃了你。可一旦闲下来，他总是谈笑风生，甚至有时还操着他那口广东官话，捉弄起副官和身边的卫兵。广东元老陈济棠为此曾送给他一个有趣的绰号：“老虎仔”。既有虎之威猛，又有雏虎之欢快活泼。可今天他却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副官知道这与他一天前拜会一战区长官程潜有关。

当时薛岳正率部西撤，闻知程潜就在路旁二里外的李镇，薛岳一刻也没犹豫，当即吩咐司机拐了过去。

薛岳和程潜平素交往不多。程潜是国民党军中元老，同盟会老会员，资历甚至在蒋介石之上。公开场合，蒋介石一口一个“颂公”，使程潜在国民党军中拥有特殊的地位。更绝的是，程潜这个前清的秀才不仅文采过人，而且在日本学过军事，任过孙中山的陆军次长，大本营军政部长等显职，是国民党军内赫赫有名的战将。这一切都深得薛岳仰重。而程潜也以开明人士自诩，很欣赏薛岳的年轻干练，尤其是他那股颇有雄心和胆略的虎劲。所以两人虽是初次合作，关系倒也融洽。

见薛岳情绪不高，闷头走进长官部，程潜心里明白了几分。看来薛伯陵还没从兰封会战的阴影中

解脱出来。嗯，年轻人是该有这股认真劲。

“这不是伯陵吗？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是不是又想来占一卦？”

程潜轻松地跟薛岳打着哈哈。此刻薛岳却没这份心思，叹了口气，精神颓然地说道：“得了吧，颂公。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悠哉悠哉的。”

“怎么，分开没几天就信不过我了。昨天我掐指一算，料定你今天要到这里，所以在这儿安下大营，恭候你的光临。”

“颂公，你要真有这本事，当初早些把桂永清请走，我们何至于有今天。”

一句话，使两人都陷入沉静中。待卫兵放好茶碟退出后，程潜站起身踱了两步，开口道：“说实话，伯陵，我还是有些放不下这些部队啊！长官部马上就要迁到洛阳去了，可你们今后的任务上面至今没明确。部队现在怎么样？”

“部队倒没什么。估计一两个月就能进驻洛阳外围。只是我心里憋得慌。这口恶气出不来。一只老鼠屎坏一锅汤，你说委员长带什么人来不好，偏偏带了个桂永清，提不起的软货。要不是他丢了兰封，我……”

见薛岳又提起桂永清，程潜伸手止住了他，神情严肃地开口说道：“伯陵，我比你在军营里多滚了几年，你记住我一句话：桂永清的事儿今后绝不要再提。凡是碰到像桂永清这样的‘太保部队’，你自己多长个心眼儿就是。”

见薛岳低头不语，程潜摇摇头。从心里说，他很怕薛岳被这次意外的打击压得抬不起头来。

“算了吧，不谈这些，老弟，人要拿得起，更要放得下。指挥老蒋的部队更要有这股劲，以后你会明白的。这次豫东会战的失利我也深感痛惜，错过这样的机会我一辈子都会觉得遗憾。”

程潜想了想，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薛岳，说道：“你看看这个，来了有几天啦。当时你正忙着对付土肥原，我也没打搅你。”

薛岳接过信，展开来一看，是蒋介石5月28日致程潜的一封密函。蒋介石龙飞凤舞的每个字在薛岳眼前掠过，像根皮鞭似的抽在他心里。薛岳的心一阵阵抽紧，仿佛看到了蒋介石怒气冲冲的面孔。连日来的郁闷不乐转面成了一阵痛苦，一种耻辱，一腔因屈辱不平升腾而起的怒火。信尾的那句话更是激得他周身热血沸腾：此次兰封会战，我15万精锐之师竟未能歼灭被围困之土肥原师团近2万人，在战争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而薛岳恰是这场会战的前敌总司令。

薛岳脸上急骤变化的神情没逃过程潜的眼睛。他十分理解地走过来，拍拍薛

岳的肩头，言辞恳切地说道：“伯陵，过去的事就像一阵风，刮过去也就算了。来日方长。记住：大辱安能忍，此仇永勿忘。你还年轻，你还有洗雪耻辱的那一天。”

薛岳良久无言，心中充满苦涩。但一丝隐隐的冲动也似火山里的岩浆在不停地涌动。他站起身握着程潜的手，咬着牙，用劲地点了点头，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后，转身走出了程潜简陋的长官部。

“他妈的。这公平吗？”

一直闷坐着的薛岳一声吼，把身旁的副官吓了一跳。

“委员长怎么会看上桂永清这个混蛋。平日骄横跋扈，战时贪生怕死。要不是他临阵退缩，丢了兰封，土肥原岂能从刀板上溜了。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却一点儿事都没有，倒要我和程长官替他背黑锅，受人暗算。韩向方（字复桀）这个白字粗人，也活该他倒霉。”

薛岳一腔怨恨，骂人也骂得莫名其妙，骂桂永清却捎上了韩复桀。但他真正想骂的，只有他心里清楚。

蒋介石断言“日本危矣”

1937年底，疯狂的日军挟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的余威，在战场上攻城掠地，所向披靡。陷华北、华东要地，赶走韩复桀占领了山东半岛，又从南北



坚守上海四行仓库的中国士兵。

两面向中原压来。中国东半部丰硕的平原就像早春河道里融化的冰层，一块块地化裂开来，落入日本人手中。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日军骄狂的气焰直冲云天。随着军旗上那面炙热的“太阳”疯狂地燃烧，中国大地一块块化作焦土。中国人心在颤抖、淌血。正义也在这淫威面前一时失去了光亮，中国大地上一时阴

云笼罩，黯淡无光。

又一个严酷的冬天早早地降临在中国大地上，每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一种令人裂肺的寒冷。

东瀛列岛。随着帝国皇军在遥远的中国战场上凯歌频奏，日本人狂热地沸腾起来。东京内阁、军部乃至普通百姓，到处都沉浸在一片欢呼、鼓噪声中。被官方左右的报纸、电台每天都重复着一个声音：天皇万岁！扩大皇军的胜利。蠢血沸腾的军国主义狂徒，更像肮脏的油污般浮了上来，环住日本海峡，拥住东瀛列岛。他们组织游行、集会、请愿，在日本列岛上窜来窜去，疯狂地鼓噪着：

扩大战争的胜利！

彻底消灭顽固的支那军队！

征服支那！

东瀛列岛尽管雪花飞舞，寒气逼人，但大和魂却激得矮小的日本人热血沸腾。

1938年初，日本大本营贪婪的目光又投向古国中原重镇——徐州。徐州属于中国两大铁路动脉津浦线和陇海线的汇交点上，是中国铁路东西南北往来的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瞄向徐州，意图相当明确，就是要打通津浦路，解除日后进军武汉的右侧威胁，再由陇海路西上，切断平汉线，一举拿下武汉，逼蒋介石摊牌。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拨弄的哗哗作响。此举成功，不啻趁热打铁，再给蒋介石以致命一击，彻底打垮蒋介石的抵抗意志，向日本人投降。日本人对几千年前中国兵学鼻祖孙子的一句话领悟得也相当深刻：不战而屈人之兵。退一步说，即使蒋介石不投降，失去武汉，也意味着他将被赶入西南大山中，国民政府也将随之降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那时蒋介石政权真正有多少权威？中国的半独立政权可多的是，蒋介石为各省军阀注目的焦点，让他下台，必能在各省得到热烈的拥护。到那时，日本人再另起炉灶，扶植起构筑于日本人羽翼之下的新政权岂不易如反掌。这种一厢情愿的逻辑当时在东京颇有市场。但日本人忽略了致命的一点：外敌当前，军阀纷争是没有市场的，在抗日问题上中国空前团结。

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见迟迟不能压服蒋政权，恼羞成怒地发表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國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全然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的样子。惟恐分量不足，26日，近卫再次蛮不讲理地向全世界声明：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

府交涉；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地位；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日本人虽然急于结束中国战事，但自认对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游刃有余。近卫仓促间抛出这个日后被日本外交界、军界认为最愚蠢的声明。

刚退入武汉的蒋介石如洞中观火，把日本人的这一企图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发表声明，偏偏忽略了一点，蒋介石本人正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僵头。一接到近卫的声明，蒋介石嘿嘿就是一阵冷笑，对中国外长王宠惠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说道：

“日本人黔驴技穷，进退失据还敢出此狂言，日本危矣！”

对蒋介石的这番话，王宠惠吃惊不小，何应钦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老蒋不过是在硬充好汉。事实上，蒋介石被穷追猛打到这一刻，心境反倒清明了。他心里明白，日本人又是拿否认国民政府，又是拿宣战、继续军事行动威胁他，无非是要他停止抵抗，举手投降。但他明白，此刻投降，那他和他的国民政府，立刻就会被中国千百万民众和各党派愤怒的狂潮所淹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降低和谈条件，他试过，可日本人不答应。所以他所能选择的，只有继续抗战一条。要说抗战，蒋介石并不像他的副手汪精卫那么悲观。汪精卫总认为，中国再战必亡。可蒋介石向来把汪的话当做文人之言。他心里清楚日本人的底牌，他更清楚已无兵可派的日本人要把他的200多万军队歼灭，那不过是痴人说梦。只要能在这关键时刻顶住，随着日本人的消耗，国际社会的干预，甚至西方国家的参战，那失败的结局一定属于日本，而不是他蒋介石。

蒋介石没有被日本人吓倒，但素有“干才”之称的国民党元老何应钦想的却并没蒋介石那么乐观。身为军政部长，军事上一连串的失利他都深知内情，因面对今后的抗战前途也越觉茫然。但自“西安事变”他演出了“逼宫”那一出戏后，惊觉惹偏了蒋介石自己身后则再无退路，遂转向对蒋介石百般讨好。眼下见蒋介石有此豪迈之语，只觉蒋介石是在自我安慰，便忍不住问道：

“委员长所言极是。只是眼下日本人从南北扑向徐州，这徐州守或撤还没定准。委员长以为李德邻（李宗仁字）的30万杂牌部队能守住徐州吗？”

蒋介石盯了何应钦一眼，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何应钦的话把他又拉回现实之中。

从长远看，蒋介石并不怕横行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些日军，可眼下这股日军还

没有受到极大消耗，战斗力还很强，从战役上来说，他的国军尚不是对手。更何况国民党军又新败于京、沪，损兵折将30万人，元气大伤。但如果徐州不保，让日本人轻轻松松地拿下中原，再挥兵转向武汉，那他的残余部队就更没有喘息时间。想到这，他转向何应钦，语气坚决地说道：

“徐州是要守的，而且一定要设法守得长久。须知，今日之津浦路防御，就是明日武汉之守卫。津浦路守得越久，武汉会战准备得就越充分。我相信日本人今年就会进攻武汉的。”

这句话，更使刚才惊讶不已的王宠惠如坠人雾里云中。尽管他对蒋介石一会儿一个论调的思考方式见得不少，可在这决定国家、民族的大事上他丝毫不敢懈怠。听着听着，他的汗珠子滚了下来。犹豫片刻，王外长忍不住插言道：

“委员长，据悉天皇已颁下圣诏，明言今后暂不扩大事态，难道……”

蒋介石挥挥手，像是对“天皇”这两个字很不耐烦似的。

“日本人言而无信，裕仁也是日本人。他们的‘不扩大’不过是休整部队而已，不值一信。”

蒋介石说罢，沉思片刻，转向何应钦说道：

“敬之，你要负责把津浦路会战计划抓紧催办一下。告诉李德邻，津浦路一定要死守，守得越久越好。那个，那个，就说至少要守3个月。”

何应钦点头。蒋介石想了想，咬咬牙，又郑重地补充道：

“第五战区枪械弹药，军需物资可以提供一部分。告诉李德邻，川军裁并编制一案可暂缓。一定要他们把日军拖在津浦线上。”

蒋介石今天对李宗仁可真够大度的，几乎有求必应，这也是他自己逼出来的。去年年底，蒋介石意气用事，在京沪战场与日本人拼一日之短长，结果把国民党军队，包括他的精锐嫡系中央军30万人扔在京沪城下，大江南北。为此，他心疼得半个多月茶饭不思，夜不能眠。其实说到底，他还是放不下大国领袖的架子。眼下，行兵布阵捉襟见肘，他能怨谁呢？他只能依靠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30万杂牌部队把日本人拖在中原，他的中央军好抽出来整补部队，恢复元气。他需要武汉的安定，他需要时间，他也只有干一件他最不愿干的事——扩大那些被他视为眼中钉的地方部队。

自今天被委员长召来，王宠惠很少能插上话。按说今天本来是研究如何应对近卫声明，可蒋介石里外里只顾糟蹋日本人，却迟迟不在这件事上表态，他不摸底，可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想到这，他只能硬着头皮问道：